梁家傑抹黑「一地兩檢」的底牌是「港獨」

來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在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撰文抹黑「一地兩檢」，聳人聽聞稱高鐵「一地兩檢」會「令『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香港人正在享有的自由和人權頓失保障」，又指「一地兩檢」不可透過《基本法》第18條將內地的全國性法律列入該法的附件三。梁家傑的謬論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其底牌是「港獨」，再次暴露公民黨是香港的民進黨式「港獨」政黨。

梁家傑的謬論完全站不住腳

梁家傑抹黑「一地兩檢」，聳人聽聞稱：「此例一開，後患無窮。像決堤般，其他全國性法律如尋釁滋事、反恐、國安也可以各式各樣的藉口，透過附件三這個洞應用在全香港，令『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梁家傑的謬論完全站不住腳。

「一地兩檢」是指出發地和目的地的邊境管制人員於同一地點，分別辦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手續，美加、英法等國家都有類似模式。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國，要實行「一地兩檢」應該更容易。事實上，深圳灣口岸實行「一地兩檢」已達8年之久，香港執法人員在深圳一方的特定區域執法，從來沒有人發出香港損害內地司法的質疑，一切運作正常，證明這一模式在「一國兩制」下有效可行。為什麼香港執法人員可以到內地口岸執法，內地執法人員卻不能在香港口岸執法呢？可見梁家傑的謬論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梁家傑聲稱：「出入境、清關和檢疫等全國性法律，明顯不屬於國防、外交；高鐵香港段，明顯屬於香港自治範圍。怎可夾硬利用《基本法》第18條和附件三，把更多全國性法律植入香港？」實際上，內地的出入境條例明顯不屬於本港自治範圍的法律，本港進入內地的邊檢事務，既是國防事務，又是外交事務，又是中央管理的事務，還是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

梁家傑不是不懂基本法就是歪曲基本法

在進入內地高鐵的乘客之中，不排除有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和國防的恐怖分子存在，排查恐怖分子，涉及國防。在進入內地高鐵的乘客之中，不排除有代表外國和政府的外交或領事人員，涉及外交。不論是恐怖分子，還是外交人員，中央和香港特區之間會通報與合作處理，這是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梁家傑聲稱「一地兩檢」不可透過《基本法》第18條將內地的全國性法律列入該法的附件三，這暴露梁家傑不是不懂《基本法》，就是刻意歪曲《基本法》。

梁家傑又聲稱：「公民黨主張『車上檢』替代一地兩檢，可避免衝擊『一國兩制』。」在高鐵列車上為乘客做出入境手續，至少40名邊檢人員上車為300多名乘客做出入境手續，處理每一名乘客平均需時3分鐘，而西九龍總站至福田僅14分鐘，「車上檢」根本就不可行，梁家傑信口開河是不懂常識，自暴其醜。

梁家傑抹黑「一地兩檢」的禍心

梁家傑抹黑「一地兩檢」的底牌是「港獨」，再次暴露公民黨是香港的民進黨式「港獨」政黨。台灣民進黨與香港公民黨在分裂立場方面如出一轍，一個大搞「台獨」，一個大搞「港獨」。在分裂論調與立場、阻撓兩地經濟交流合作，以及敵視「一國兩制」等方面，公民黨對民進黨亦步亦趨，是香港典型的民進黨式「港獨」政黨。

2002年12月，以公民黨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為重要成員的大律師公會，當時由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擔任主席，竟然拋出要求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民族自決」、「高度自決」論，公然主張搞「港獨」分裂國家。

2010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策動「五區公投」，與當年陳水扁藉推動「入聯公投」搞台灣獨立，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背後的意圖是謀求「港獨」和分離。

「台獨」勢力蓄意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破壞祖國大陸對台灣同胞作出的互利承諾的實施。公民黨繼承民進黨衣缽，阻撓兩地經濟交流合作。公民黨「逢融合必反」，從來沒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凡是有關兩地融合的政策，公民黨必定設法出來阻撓。梁家傑抹黑「一地兩檢」的禍心，是阻止香港同內地1.6萬公里的高速鐵路網相連，令香港與內地疏遠，切斷香港從國家發展戰略中得到更多機遇的可能，其底牌就是「港獨」，損害港人的根本福祉，必須受到譴責。

跨境執法合憲 「一地兩檢」可行

丁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丁煌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於本月9日表示，香港政府有意在廣深港高鐵上採用「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是指香港與內地各自在同一地點設置海關、出入境及檢疫設施檢查來往人員。可以說，只有「一地兩檢」才能使高鐵的便捷得以體現，但實行「一地兩檢」將涉及敏感的法律問題。

目前，針對「一地兩檢」已有不少建議方案，首先，在高鐵車上辦理出境手續，本人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據政府預測，約7成高鐵乘客以深圳為目的地，其中大部分前往市中心福田站而非深圳北站。從西九開車到福田只須14分鐘。就算長途車不停福田而直達深圳北站，全程只有23分鐘。在如此有限的車程內完成兩地關檢並不可能。倘若乘客是前往長車程的北京等地，要分流處理中途下車與中途上車不同的乘客，情況將更複雜。與此同時，海關、出入境及檢疫三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在列車工作與協調亦存問題。我們還需要看到，24小時通關，15分鐘一班列車，每天96班車，一個車廂可載570幾位乘客，在每趟高鐵車上配備20至30位海關邊檢人員，所涉成本不菲。因此，從運作層面來看，根本沒有可能靠內地海關在車上進行關檢。再有，由內地南下進入香港的乘客，在未辦理香港入境手續前而涉及法律糾紛，應採用香港法律或是內地的法律將之繩之以法，亦成問題。

根據《基本法》第18條，將內地相關的海關法、入境法、衛生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容許內地的出入境人員到港執行工作，他們只可執行過關工作，而不包括刑事檢控。此外，在香港境內劃出地方讓內地執法人員行使內地法律。如此一來，中國出入境人員在香港境內日常行為將會受香港法律管轄。倘若出現被內地通緝的人士通過香港出入境檢查站，登車北上。一經上車，該犯便已進入中國境內，當由內地人員執行內地法律。

內地相關的海關法、入境法、衛生法能直接以《基本法》附件三形式列入，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3款，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根據《基本法》第31、154條，香港居民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出入境的自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離境可實行管制。涉及國家海關、入境法律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根據《基本法》第13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促進醫療衛生服務和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內地衛生法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照此推理，內地海關、入境、衛生法根據《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內地相關法律能據此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最後，我想說高鐵對香港未來發展舉足輕重，讓我們一起保持關注，為香港的再發展共盡一分綿力。

「反對TSA」是民生議題還是政治議題?

陳克勤 香港立法會議員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引起市民關注熱議，因為該TSA關乎我們下一代的幸福。今時今日，做一個家長一點都不容易，終日要周旋於一個矛盾之中：既想孩子有個幸福快樂的童年，又想孩子在學校裡名列前茅。我不是家長，卻認同一個傳統的觀念：「學生哥，好溫功課，咪淨係掛住踢波。」（學生，要溫習功課，不能光想着踢球。）玩樂與學習之間，以學習為先，本來並無不妥。但當我知道很多小學生要操練TSA而不斷縮減玩樂的時間，甚至要家長陪同他們一起操練功課，也不禁要問是否出了問題。

反對派打TSA牌混淆視聽

到底是TSA本身有問題，還是「操練TSA」有問題？對此必須先弄清楚。反對派於區議會選舉前大打「取消TSA」這張牌，不僅沒有弄清楚以上的問題，而且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有混淆視聽之嫌。

首先，我不喜歡稱TSA為「評估」，我會稱之為「審計」，因為「評估」未能反映TSA的本質。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明TSA的問題：教育局如同一位審計師，TSA如同一套審計標準。這位審計師的職責是審核和監察不同學校的教學表現。如果經審計後，發現某校未能達標，便會研究改善的辦法，提升該校的教學。審計的目的不是要懲罰被審計的對象，而是要發現問題，從而提出改善辦法。換言之，審計的目的，是以幫助被審計對象為依歸。TSA只是這位審計師採用的工具。

不過，很多學校害怕被審計，擔心被人貼上負面標籤或惹上麻煩，所以千方百計去催促學生操練TSA，即使犧牲學生的其他學習時間及玩樂時間也在所不惜。如此，這位審計師便不能透過TSA準確得知學校教學的實際成效，從而無法提出任何有建設性的改善辦法。學校的教學問題被瞞天過海，最終受害的還是學生。

由此可見，操練TSA不僅損害了小學生的童年，也違背了TSA的原意。為此，我曾經做過幾份中、英、數的TSA試卷，親身了解TSA的程度。平心而論，我認為大部分小三學生應該不用特別操練，都可以準確回答大部分問題。我不否認當中有一、兩題對小學生而言比較深奧，但這類「高難度」的問題為數不多。正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前撰文指出，只要一間學校做足它的教學本分，學生應該不會覺得TSA太困難；反之，如果學生普遍覺得TSA很艱深，這間學校便真的有必要自我檢討，是否教學方面出了問題。

明顯地，問題在於「操練TSA」而不是TSA本身。「取消TSA」只是一種「鴕鳥政策」，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令到學校的教學問題無從得知。而且，教育局始終須要履行一個監察的職責，要審計便始終須要一套客觀的標準，即使沒有TSA也一樣會有另一套標準，所以「取消TSA」充其量只會「換湯不換藥」。再者，TSA作為一項審計工具已使用多年，為什麼臨近區議會選舉反對派才大做文章？箇中原因，不言而喻。

民建聯實事求是反對過分操練

民建聯早前與一些教育界人士舉辦了「TSA工作坊」，針對TSA問題深入探討，得出的共識是反對過分操練。我認為，解決過分操練問題才是切中要點的實事求是的做法。其實，教育局和學校應該向家長發放清晰的信息，提醒家長他們子女的TSA成績與校內成績無關，也不會公開。我相信，如果讓家長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自然不會迫切地去催促子女過多地操練TSA。

根據以上的討論，真正有誘因去操練TSA的不是家長，而是學校。要使TSA客觀、準確地達到原本的目的，學校不應進行任何操練，而教育局亦應反對學校操練TSA。如果TSA的成績只是教育局「審計」學校教學表現的標準，那麼我認為作為教育局內部研究的數據便足以達到目的，根本沒有必要公開。公開便會為學校徒添壓力，增加操練的誘因。

因此，「反對TSA」是一項政治議題，而「反對操練TSA」是一項民生議題，兩者的本質完全不同。前者為反對而反對，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後者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反對。反對派沒有向公眾說清楚兩個問題的分別，趕在選舉前，隨便拋出一個「反對TSA」的議題來迷惑公眾，這種不負責任的政治伎倆絕對不值得鼓勵。

如果他們真的為學生的福祉着想，便應該讓TSA充分發揮它原本的作用，達到它原本的目的，讓教育局可以準確了解學校的教學表現，從而對學校作出相應的改善建議。另一方面，教育局要檢討問題的源頭，減少學校和家長操練TSA的誘因。我認為教育局可以向學校公開呼籲不准操練TSA，必要時可以考慮禁止操練，並確保TSA的成績保密。

（本文轉載自2015年12月《紫荊》雜誌。）

「青年新政」，說好的「繼續地區工作」去哪裡了?

江令儀

區選結束後，傘組織「青年新政」風頭一時無兩，其召集人梁頌恒面對媒體採訪時，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未來「青年新政」將「繼續地區工作」云云，引得一些投票支持的選民，對「傘兵」更是深信不疑，抱有期望。然而，這些政壇新貴在應該落區深耕細作的時候，不是忙於向公民黨挑機、放風要參加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就是忙着組織網民圍堵立法會，反對版權條例修訂，完全見不到如何兑現服務地區事務的承諾。「青年新政」，說好的「繼續地區工作」去哪裡了？或許，「青年新政」對地區事務的理解有異於常人，搞政治、搞抗爭，將「雨傘思潮」在社區深耕細作，才是他們真正的地區工作吧。

傘兵的風頭在區選之後逐步升溫，代表人物梁頌恒利用傳媒不斷曝光，累積了不俗的社會知名度。梁頌恒果然不簡單，深諳趁熱打鐵造勢之道，而且要弄得頗為嫻熟。但媒體從來是一柄雙刃劍，在聚攏人氣同時，也將鏡頭前人物的所言所行，鐫刻進每個人的心中。作為「青年新政」的召集人，其一句「繼續地區工作」，成為了對選民的政治承諾，亦成為選民檢視傘兵是否言出必行的監察標準。

區選曲終人散，傘兵們沒有什麼服務社區的動靜，相反，在政治上卻蠢蠢欲動。梁頌恒以新人之姿，公開向公民黨挑機，聲稱與其不是同路人，行「本土路線」的黃台仰、范國威才是同路人，更不斷提出要求反對派為新界東的議席補選搞初選，隨時會與公民黨「爆大鑊」，惹來無數猜疑。「青年新政」挑戰公民黨，標籤自己是「本土派」，無非是想進一步鋼走年輕選民，為晉身立法會鋪路。近日版權條例遭到激進網民強烈反對，「鍵盤戰線」的搞手四出向政黨游說，要求否決通過草案，不時又見到梁頌恒的身影。看來，「青年新政」政治野心不小，不走傳統的地區服務路線，不靠苦幹和實幹來積累民望和政治資本，所謂「繼續地區工作」，算罷啦，這不過是為自己臉上貼金、擺姿態哄選民的話。政客不講大話，不開空頭支票，怎麼能算合格的政客呢？

「繼續地區工作」的確很動聽，具有感召力，但如果有人「齋講唔做」抑或「講完就算」，任他怎樣的豪言壯語，最後都會淪為莫大的諷刺。從政最忌言不行、行不果，走入社區，服務市民，不是佔領人心的「狗皮膏藥」，有需要時就貼上，不需要時就棄若敝屣。人在做、天在看，不要當選民都是傻的。

若實行「零利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麼?

李勇 中興匯金投資研究部研究員

花旗利率策略師Willem Buiter在12月初發佈的2016年前景展望報告中表示，中國經濟會走入困境，而中國的通貨緊縮壓力和經濟增長下行風險，將迫使中國政府放鬆財政政策、讓人民幣貶值，也許還將成為首個把利率降至「零」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

零利率不能代表中國經濟實況

對此，國內經濟學家的觀點是，由於中國和西方當下所處的市場化水平不同，西方國家是建立在完全市場化基礎之上的利率，而中國當前的利率依然處在非市場化狀態之中，因此，國外分析師所統計出來的零利率並不能真實代表中國的實際情況。

其實，回顧發達國家的歷史，採取零利率政策後，對歐美經濟復甦的貢獻十分有限，相反，還埋下了經濟風險隱患。

不論發達國家實行「零利率」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如何，實際上，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及制度條件與歐美國家是完全不同的。正因為初始制度條件不同，真實的經濟環境不一樣，如果不從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只是依葫蘆畫瓢，盲目採用歐美國家先前治理經濟的藥方來化解中國的經濟問題，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筆者認為，儘管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仍然會很大，中國政府要做的是調整經濟結構來維持國內經濟增長。但是，如果要中國央行把利率推低，甚至實行零利率或長期負利率政策，會導致以下幾大弊端：

首先，對傳統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帶來巨大衝擊，引發中國金融體系的危機。因為，就當前商業銀行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中國金融體系而言，如果中國央行把利率推低到零利率水平，雖然有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刺激居民消費，但是當前將134萬億元存款趕出商業銀行體系，首當其衝的是中國商業銀行。實行「零利率」，在使得國內銀行的可貸資金全面減少的同時，也會徹底改變當前中國商業銀行的贏利模式及贏利水平，讓無利差經營的國內商業銀行激烈競爭，就有可能引發還沒有完全成熟的國內商業銀行大量破產或商業銀行破產潮的出現。中國金融體系的危機將會接踵而至。

其次，導致大量資金由實體經濟流向虛擬經濟。如果中國央行將利率逐步調整為零，那麼會有更多的儲蓄通過大規模搬家的形式，流向收益更高的領域，屆時國內銀行業就會出現嚴重「錢荒」的現象，就算銀行想放貸支撐實體經濟，也會落得個無錢可貸的局面。事實上，對於歐美等發達國家來說，他們的實體經濟很小一部分是通過銀行來融資的，主要是靠像發行企業債券、IPO、PE、VC等直接融資方式，就算銀行利率為零也無大礙。而中國經濟主要靠銀行業等間接融資的方式來獲得流動性，如果儲戶們的錢都流走了，那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作用將更為嚴重。

再次，引發人民幣貶值，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阻。若把利率推低到零利率水平，在中國全社會槓桿率居高的當下，儘管有利於減輕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債務負擔，但是這將嚴重侵蝕人民幣的內在價值及外在價值，將引發人民幣的嚴重貶值。人民幣剛剛被納入SDR籃子不久，需要維持一個較長的匯率穩定周期，如果逐步將利率滑向零利率，讓人民幣貶值25%，則會使大量資金流出中國，並由此形成惡性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順利進行。

最後，房地產泡沫會被吹得更大。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去庫存化任務原本已經夠艱巨了，倘若中國央行把利率降低到零利率水平，導致大量的廉價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唯一結果就是把房地產泡沫吹得更大。

當下，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轉型的過程中，實行零利率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是深遠而沉重。對於中國來說，不是將利率壓得越低越有利於經濟發展，而是要盡快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